

收一件毛衣

□钟庆作

侄女小雨去北京上大学,看着家里为她准备的大大小小的行李箱,我不禁想起了那年我上学的情形。再简单不过的行装,唯独临行前二嫂赶送过来的一件毛衣温暖我至今。

那是1985年,高考后我被录取到江西银行学校。去县中拿到录取通知书,一半是高兴,高兴的是从此可以跳出农门。一半是忧愁,忧愁的是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帮我置办行装,怕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。

从县城回到家里,父亲看了看通知书,没有说一句话。他本就是沉默寡言的人,自从提前退休在家,高度近视的他每天与收音机作伴,有时一天不说一句话。大哥是一所乡村中学的老师,母亲去世后,为了照顾家里,娶了个农村姑娘,刚好放暑假在家,侄子还不到一周岁。大哥对我说好好学习吧,熬过两年出来工作就好了。

夜晚,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,想想家中的境况和自己的前程,不禁潸然泪下,要是母亲在世该有多好啊!

我家在农村,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。母亲从我懂事时起就一直体弱多病,但她用瘦弱的身躯撑起了我们的家,即便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也坚持不让我们辍学。我十三岁那年的冬天寒冷无比,那年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当时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,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料理完母亲的后事,一家五个男人相望无语,黯然神伤。父亲锁好家门,我回头望了望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山村,一股离愁涌上心头,跟父亲去了他镇上的单位。大哥、二哥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,小弟弟才六岁,暂时跟了山里的舅舅。

父亲为了让二哥顶替他参加工作,便提前退休在家。当时二哥在共大(半工半读的高中)上学,成绩名列前茅,考取个农校之类的不成问题。但父命难违,也为了

减轻家里的负担,虽不情愿还是退学顶替父亲当了售货员。我高考那年二哥正在热恋中,“准二嫂”也在镇上。

我在县城上高中时二哥就经常接济我,为了上学行头的事,我准备找镇上的二哥商量商量。二哥很是为我高兴,他问我上学要准备些什么东西,我说也没什么准备的,就是些日常用品吧。其实我内心特别想要一件毛衣。

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没有穿过毛衣,看见县城同学穿的毛衣好看又保暖,羡慕得不行。可父亲每月寄来的十五元生活费,除去买饭菜票后所剩无几。

二哥说:“日常用品你就别担心了,我会准备好,再去添置两套衣服。”我欲言又止,想想二哥工资也不高,冬天还要结婚,已经很不错了。看来毛衣是没指望了,我怅然若失地回家。

好不容易熬到开学的日子。那天天还没亮,二哥帮我提着简单的行李,我怀里揣着父亲给我报到的钱和复杂的心情,两人一路无语走向镇里唯一的汽车站。

二哥和我上了车,帮我安置好行李,我对二哥说回去吧,我到了学校会写信回家。二哥下车等汽车开动,驾驶员刚发动汽车,就听见有人在后面急匆匆地喊着二哥的名字,原来是“准二嫂”,她双眼通红,从车窗递给我一个布包,叮嘱我说在外面要好好读书,家里的事就不要多想了。

汽车开动,把二哥二嫂渐渐地抛在了身后。我打开二嫂给我的布包,里面是一件崭新的毛衣,黑色、高领、那时流行的图案,正是我想要的那种。我回过头,早已看不见二哥二嫂,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。

后来收到二哥的回信说,二嫂得知南昌冬天寒冷,我从没有穿过毛衣,便两天两夜亲手织了一件新毛衣,这件毛衣花了二嫂大半个月的工资。

四颗南瓜籽

□李雷

蔓,瘦骨嶙峋,老态龙钟,毫无生机。我深深地叹息,叹息这被扼杀的生命。

秋风过后,地上满是败叶。吃过晚饭,我独自踏着落叶在小径上漫步。抬头间,发现那棵霸道的阔叶树竟有瓜叶般大小的绿叶,走近发现竟是小伞样的南瓜叶。原来,三棵南瓜秧只有两棵死了,还有一棵竟坚强地活了下来,并攀着树干爬到树顶,夺得了阳光雨露,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居然还结了一个大南瓜。大南瓜像一盏大灯笼,高高地挂在树梢上,仿佛在骄傲地宣告:我没有白白地占有脚下的土地,没有辜负播种者的希望,我收获了。

我叫来老父亲,他远远地望着树梢上的南瓜问我:“就一棵?”“是的。您给的四颗南瓜籽,一颗没生,两棵死了。”我答。

“哦……”老父亲扶扶老花镜,弯腰搜寻着。直起腰时他说:“同在一个土窝里,为什么有的籽不生,有的生了又死了呢?”他像问我,又像自言自语。

我答不上来,嗫嚅着……

万物有情

□王贞虎

心。还好没把它送回去,否则哪有这么逍遥的日子。

我家的洗衣机,没用几年,突然间就出了毛病,洗完衣服不会甩干了,几乎是水中捞出来,我们只好自己用手拧干。这样勉强用了一个多月,实在感到麻烦。太太网上查看,准备再重新买一台时,居然奇迹出现,洗衣机自动恢复正常,洗完衣服后把水甩得干干的。说起来实在感到费解。

近来,每天要烧开水的插电热水壶出了问题。它把水烧开后,我刚泡了一杯茶,它又开始烧水的程序,它会一直不停地烧开。我只好拔掉电插头,喝完这壶开水,再插电新烧一壶开水。太太嫌麻烦。我认为是它的计算机系统乱套了。有天,我泡了茶,喝完了第一杯,它还没有继续要烧开的动作,我很得意让太太来看,称赞它已经恢复正常了,话声刚落,它又旧病复发,继续把开水烧滚。我打算暂时凑合着用,给它时间理顺它的计算机系统。就像人们患上感冒,给身体时间,大约一个星期就恢复健康了。现在,我期盼着它能给我送来惊喜。

万物皆有情,有缘才能在一起,爱人爱物,惜人惜物。不要轻言放弃,无论对人、对人生、对事还是对物,渡过困难时期,就会雨过天晴,有新气象来临。

永远鲜艳的国旗

□赵利勤

父亲在离家一百多里的煤矿当工人。1984年国庆节放假,11岁的我第一次跟着父亲去了煤矿。

第二天,正好是十一,那年是国庆35周年,很隆重,矿上请来放映员放电影。可是父亲正好要上班,他把我带到广场上交待了几句就走了。

看电影的人实在太多了,我挤不到前面,正愁得没办法,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,我高兴地跑过去,猴子一样没几下就坐到了树杈上。这真是一个好地方,不但电影看得一清二楚,而且凉风习习,惬意极了。

看到精彩处,我不觉手舞足蹈起来,可是一不小心,我身子一歪,“啊呀”一声,重重地从树上摔了下来。树下的人听到响声,都围过来。他们用手电筒照着我,问我怎么啦?我疼得说不出话,眼泪汪汪地用手指指树。其中一个中年男子二话不说背上我就跑,后面还跟着三四个人。中年人一直把我背到了煤矿医院。医生给我仔细检查了一下,说是脚崴了。中年人问我:“你爸叫啥?”我说出了爸爸的名字。“我知道,”另一个人说,“你爸正在上班,不如到我家等着吧!”医生说:“就在我们这里等吧!我们这里有床铺,也有人值班,再说你多在医院呆一会儿,我们也好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症状。”

那天晚上,我就在医院睡下了。刚开始睡不着,一个护士阿姨就过来给我讲故事。我虽然不记得她讲的什么了,但她那慈祥的面容、温柔的声音和像妈妈一样的抚摸让我很快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
第二天早上,我一觉醒来,看到那位阿姨就睡在我旁边。她见我醒来,赶紧给我端来洗脸水,还给我端来了热腾腾的饭菜。我刚吃完,父亲拉着架子车来了,别人帮忙把我抱到车上。

路上,父亲问我:“你知道帮你的都是什么人吗?”我摇摇头。“他们都是共产党员!背你的还是矿上的领导,是国家培养的好干部!”“咱们国家的人真好!”我不由得感叹。“是啊,你看前面那面旗——就是绣着五颗星星的那面——那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旗!”爸爸深情地说。

我扭头向爸爸手指的方向看去,真的,前面有一面鲜艳的红旗,上面一大四小的五角星图案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!

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,但那年十一的经历和国旗飘扬的画面,还是让我久久不能忘记,并且历久弥新,永远鲜艳……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,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,让您至今难忘;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,一直有迷迭的冲动;或者,会有一件事,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,欢迎赐稿!版面有限,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:1337262914@qq.com有稿费的哟!另外,提醒一下,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,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。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,邮箱同上。